卡尼轉向歐洲 加歐謀求「獨特聯盟」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隨著美加貿易談判在今年8月宣告破裂，美國對價值200億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徵50%的高額懲罰性關稅。面對極限施壓，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迅速轉向，加快推動一項重塑外交與經濟方向的計畫——大幅拉近加拿大與歐洲聯盟（EU）之間的距離，重塑加拿大的外交與經濟主軸。

(PHOTO BY LUDOVIC MARIN / AFP VIA GETTY IMAGES



▲ 加總理卡尼（右）正試圖與歐盟建立關係。圖為卡尼與法總理馬克龍（左）於G7會晤。

建立加歐獨特聯盟

這場戰略設想的核心，在於將加拿大的經濟要素非正式地嵌入歐洲規模達21兆美元的單一市場。卡尼政府與歐盟執委會正密集研議一種前所未有的「獨特聯盟」（Unique Alliance）關係，雙方並在15日於歐洲展開會談。儘管卡尼13日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TIFF）上澄清，加拿大並非尋求正式加入歐盟，但其想定做法之激進，已顛覆傳統的經濟常識。根據加拿大電視網（CTV）透露的規劃，這項想定做法涵蓋三大戰略支柱：

戰略供應鏈對接：將加拿大豐富的關鍵礦物、清潔能源、半導體原料，以及人工智能（AI）技術，優先與歐洲的供應鏈進行深度整合。

基礎設施互聯：共同鋪設跨大西洋海底電纜、興建大型數據中心，構建將加拿大能源輸往歐洲的綠色走廊。

人才與科研一體化：探討讓兩國公民免簽生活與工作的設想，並聯結雙方頂尖研究機構，打造足以與美國抗衡的科研網絡。

然而，這場戰略突圍在國際智庫眼中，卻是一場勝率極低的「歷史性豪賭」。要將一個在地理和文化上深植於北美的經濟體改造成「歐洲模式」，其背後所隱含的制度、財稅與社會抗性，宛如一場對國家基因的手術。

加歐整合的四大鴻溝

經濟結構與「CETA陰影」：轉向歐洲意味著所有商品都必須通過高成本、長週期的大西洋海運，這將直接摧毀加拿大實體商品在歐洲市場的價格競爭力。更致命的是歐盟內部的貿易保護主義。加歐雙方早在2017年就暫時實施《綜合經濟貿易協定》（CETA），但根據歐洲政策分析中心（CEPA）的報告指出，這項協定至今將近十年，仍有法國、意大利等10個歐盟成員國拒絕正式批准。一個十年前的協定都無法全面落地，卡尼如今想要尋求更深度的單一市場准入，極可能引發歐洲農民與勞工團體的強烈反彈。

政治與主權機制的決策泥潭：歐盟的超國家官僚機制運作極其緩慢，任何關於單一市場嵌入的重大決策，皆需全體27成員國一致同意。在當前歐洲右翼民粹主義崛起、利益分化的生態下，加拿大的提案，極易陷入無休止的官僚泥潭。此外，這還涉及到嚴重的主權讓渡問題。要嵌入單一市場，加拿大必須全面符合歐盟法規，這意味著加拿大將退化為一個在布魯塞爾沒有投票權，只能被動接受法規的「法規接受者」。

財稅與法規壁壘的雙重絞殺：歐盟正加速推行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即碳邊境稅）。加拿大支柱產業（如阿爾伯塔省的油砂工業、重工業）皆屬於能源密集型產業，一旦與歐盟深度整合，將面臨歐盟嚴苛的綠色財稅審查與天文數字的合規成本。另在數字經濟與AI領域，分歧更為劇烈。加拿大長年浸淫於北美的科技生態，注重資本效率與快速反覆運算；而歐盟則頒布了全球最為嚴格的《人工智能法案》（AI Act），並對跨國科技巨頭課徵沉重的數字稅。若卡尼強制接軌，將重創本土AI新創圈，甚至導致人才與資本加速向美國流失。

社會意識與民意衝突：加拿大反對黨保守黨領袖皮埃爾（Pierre Poilievre）公開批評卡尼的計畫，是「國際菁英的全球化幻想」。在加拿大當前通脹高企、住房危機蔓延的背景下，普通選民關心的是就業與物價，而非虛無飄渺的「跨大西洋共同體」。同時，卡尼所提出的「免簽生活與工作」構想，在當前的歐洲社會更是天方夜譚。歐洲各國目前深受移民問題困擾，排外情緒高漲，極難對非歐洲大型國家開放實質性的勞動力市場。

加對美貿易依賴難解

此外，在宏觀的經濟面向，加拿大對美經濟依賴，不是一種戰略選擇，而是一種地理與歷史命定且無法逃避的絕對制約。

出口命脈與GDP的絕對單一性：根據加拿大統計局發布的最新貿易數據顯示，加國對外貿易中，有大約75%至80%的出口商品直接銷往美國。這是一個在世界經濟史上都極為罕見的單一依賴現象。相比之下，整個歐盟27個成員國加起來，占加拿大出口的份額僅在5%左右。

國民經濟的生命線：從國內生產毛額（GDP）的角度來看，出口貿易額約占加拿大GDP的1/3，而其中又有八成是由美國買單。換言之，加拿大近1/4的經濟活動與就業崗位，直接維繫在美國的市場需求上。美國市場只要出現1%的波動，其對加拿大造成的經濟震盪，需要歐洲市場增長15倍才能勉強對沖。當美國在今年8月加徵關稅時，加拿大的整個出口體系瞬間失血。

資本與投資的深度綑綁：美國是加拿大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FDI）來源國，掌控著加拿大高科技、製造業、採礦業與金融服務業的核心股權。美加之間的資本市場是高度同頻且一體化的，這種資本基因的純粹北美化，使得加拿大企業在面對歐洲那套以銀行團貸款為主、規章繁複的金融體系時，會產生嚴重的排斥反應。

美加共生體的微觀真相

在微觀的供應鏈結構上，美加並非單純的「貿易夥伴」，而是一個「共生在同一個經濟體盤根錯節的兩個部分」，早已超越了傳統國與國間的貿易範疇，而是在數十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及《美墨加協定》（USMCA）的雕琢下，演化成了同一個經濟生命體。

跨境供應鏈的一體化：美加邊境供應鏈是現代工業「即時生產」（Just-in-Time）模式的極致體現。路透社針對北美製造業的深度調查指出，一輛汽車在組裝完成並開下生產線之前，其零部件在製造過程中平均需要穿梭美加邊境高達7次。如果卡尼總理試圖將這個鏈條的另一端對接到歐洲，大西洋海運長達數週的航程、港口的清關延誤，及歐洲完全不同的技術標準，將在48小時內徹底癱瘓北美汽車供應鏈。

基礎設施的物理錨定：加拿大的核心基礎設施網絡——無論是將重質原油輸往美國墨西哥灣煉油廠的Enbridge系統與Keystone管道、遍布北美的跨境天然氣管線，還是縱貫南北的鐵路貨運網絡，全都是南北走向。這些耗資數千億美元、歷時數十年建成的鋼鐵動脈，決定了加拿大的經濟DNA是無法通過政治意志在短期內完成基因突變。加拿大想要「棄美投歐」，意味著它需要將這些南北走向的管道連根拔起，耗費天文數字的資金與數十年的時間，去大西洋沿岸建造無數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和礦石出口港。

商業文化的「同卵雙胞胎」：美加兩國在商業法規、會計準則（皆深受美式GAAP影響），及法律體系上幾乎是一模一樣。北美的商業文化崇尚高風險、高回報、股東利益最大化與快速資本運作。相反地，歐盟的制度設計則強調社會夥伴關係、利益相關者平衡，以及極度嚴格的預防原則。這充分說明了為甚麼「加拿大是一個披著楓葉旗的北美經濟體」。它的血管裡流的是北美的血，它的骨架是北美的基礎設施，它的法規神經系統與美國完全對接。要將這樣的DNA改造成歐洲模式，其難度與痛苦程度，確實遠遠超過了應對美國關稅制裁的皮肉之傷。

以退為進的籌碼遊戲

身為金融大師的馬克·卡尼，為何執意推動這項「歐洲計畫」？答案在於：這本質上不是一場真正的「結構性轉型」，而是一場充滿算計的「政治外交手段」，是卡尼用來增加對美談判籌碼的「以退為進」之策。

卡尼總理此時高調轉向歐盟，頻繁與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互動，並準備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發表演說，正是為了在牌局上憑空製造出一個虛張聲勢的替代方案。他是在向白宮發出一個明確的信號：加拿大並非只能坐以待斃，如果美國執意在貿易上勒死加拿大，加拿大將不惜代價，將其最核心的關鍵礦物、稀土資源，以及未來AI產業的主導權，制度性地鎖定給歐洲。

這項大動作真正的觀眾不是布魯塞爾的歐洲官員，而是華盛頓的決策者。卡尼試圖透過營造「加歐戰略結盟」的假象，來引發美國內部依賴加拿大資源的商業團體（如軍工產業、科技巨頭）的焦慮，進而反向對白宮施加壓力，逼迫美國重新回到談判桌。

同時，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等智庫也指出，卡尼刻意將這場與歐盟的合作包裝成「民主國家的價值觀同盟」，試圖在國際輿論上將美國的單邊關稅制裁，形塑為「破壞全球穩定的自私行為」，藉此凝聚西方陣營內部對加拿大的同情。

然而，這場高風險的政治外交手段，卻存在著被對手看穿的致命盲點。皮埃爾在國會的公開嘲諷，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場籌碼遊戲的底牌：美國很清楚加拿大根本無法承擔切斷北美供應鏈的代價。拿一個高達75%依賴美國的經濟體，去威脅要轉向只占5%的歐洲，在實力政治的博弈中，這種威脅往往會被視為紙老虎的虛張聲勢。一旦美國選擇不為所動，堅決不取消關稅，卡尼的這項「政治外交手段」就會陷入極其尷尬的騎虎難下之境。

寰宇新聞

也門胡塞武裝近期沿紅海沿岸發動快速攻勢，並於11日攻占位於曼德海峽中央的佩里姆島（Perim Island），使這個與伊朗關係密切的武裝組織進一步逼近全球最重要的海上航運咽喉之一。據路透社12日報導，胡塞武裝的推進不僅改變也門戰場態勢，也給正在與伊朗交戰的美國總統川普帶來新的戰略難題：美國若直接介入，可能再次陷入一場消耗戰；若袖手旁觀，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和航運市場又可能面臨更大風險。胡塞武裝在奪取佩里姆島及也門沿岸重鎮後，已獲得對曼德海峽更強的實際控制能力。美聯社則稱，這一變化恰逢沙特連接東西海岸的重要石油管道遭無人機襲擊後關閉，使沙特繞開霍爾木茲海峽出口石油的選擇進一步受限。對德黑蘭而言，這意味著伊朗及其地區盟友可能同時對阿拉伯半島兩側的霍爾木茲海峽和曼德海峽形成影響力。川普暫拒了沙特直接參戰請求。美國目前傾向向沙特提供顧問、後勤和技術支援，而不是重新直接介入也門戰場。

烏克蘭一支人數不多，約15名的軍事專家隊伍已經進入西非馬里北部，在撒哈拉沙漠邊緣協助當地反政府武裝使用無人機、情報分析和作戰指導，對抗支持馬里軍政府的俄羅斯部隊。與此同時，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2日報導，烏克蘭軍事人員還被指在利比亞、蘇丹，以及中東多個國家展開類似行動。CNN援引烏克蘭國防情報部門消息人士稱，基輔的目標很直接：俄羅斯在哪裡擴大軍事影響力，烏克蘭就嘗試在哪裡給它製造麻煩。對習慣了烏克蘭戰場的操作員來說，撒哈拉地區是完全不同的環境。白天氣溫經常超過43攝氏度，沙塵、高溫和缺水都會加速電池、濾芯、電子設備和冷卻系統損耗。這也讓馬里成為一種特殊的「試驗場」：烏克蘭可以驗證自己的無人機戰術是否能夠適應截然不同的氣候和戰場。烏克蘭之所以進入馬里，與俄羅斯近年來在非洲迅速擴張的軍事存在有關。法國和聯合國部隊相繼撤出後，俄羅斯逐漸填補馬里等薩赫勒國家留下的安全真空。莫斯科隨後開始把瓦格納在非洲的部分力量收歸俄羅斯國防部體系，並建立「非洲軍團」（Africa Corps）。

日本正考慮將中期國防開支目標設定在國內生產毛額的3.5%，與北約組織（NATO）和其他美國盟國保持一致。此舉可能會給憂心首相高市早苗支出計畫的金融市場帶來衝擊。彭博社15日報導，據知情人士透露，日本防衛官員已經在與美國對口官員的會議中表示願意大幅增加國防開支。知情人士指出，正在考慮的方案之一是比照韓國，在未來十年內將國防開支提高到國內生產毛額（GDP）的3.5%。有知情人士表示，目標也有可能較低，例如3%。在川普壓力下，高市已在今年3月結束的財政年度，提前兩年將國防開支提高到GDP的近2%。但高市選前已承諾奉行「負責任的積極財政」理念，一旦做出國防開支占GDP 3.5%的承諾，對龐大舉債抱持謹慎態度的投資人恐為之不安。日本政府的借貸成本早已居高不下，公債殖利率徘徊在近30年高點。10年期公債殖利率本月稍早曾觸及3%，為1996年以來首見。日本執政黨尚未就日本如何支付如此龐大開支提出建議。

蘇格蘭、北愛爾蘭以及威爾斯的首席大臣14日在威爾斯首府卡地夫（Cardiff）會談，並發表備忘錄，重申民族自決權，強調倫敦當局無權阻礙蘇格蘭、北愛和威爾斯人民決定自身未來的民主進程和原則。備忘錄另提到，蘇格蘭、北愛爾蘭及威爾斯的未來在歐洲聯盟（EU），三方將合作重建並強化與歐盟的關係。經過今年5月的地方選舉，英國如今出現蘇格蘭、北愛爾蘭以及威爾斯首席大臣，皆出自「獨派」（追求自英國獨立）政黨領袖的情況，是英國自1990年代晚期實施「權力下放」（地方分權）以來首見。在14日發布的備忘錄，三方皆對「憲政變革」表示期待，並認為相關變革勢不可擋。不過在北愛爾蘭「親英」副首席大臣反對下，該備忘錄係以政黨領袖名義簽屬署。